

壹

京华烟云

算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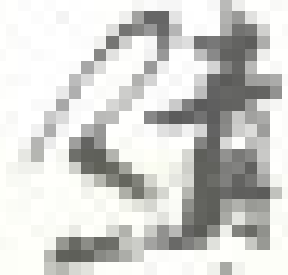
有一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黑暗的时代，最耻辱的时代，  
数十年的苦难，从这里开始。

豪气干云的小人物，让历史重写，让世界震撼。  
用热血换回祖国的尊严。

太白文艺出版社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篆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壹

京华烟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纂清.1/天使奥斯卡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680-645-6

I.纂… II.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018 号

## 纂清

- 著者 天使奥斯卡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长 李丽玮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40 印张 3000000 字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645-6  
定价 31.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壹  
京华烟云  
集  
卷

- 序章 ·001·  
二十一世纪的公务员
- 第一章 ·005·  
大刀王五
- 第二章 ·016·  
草原马贼
- 第三章 ·037·  
《欧游心影录》
- 第四章 ·053·  
谭嗣同
- 第五章 ·066·  
京师大佬
- 第六章 ·085·  
大清气数
- 第七章 ·097·  
风云初起
- 第八章 ·119·  
公车上书
- 第九章 ·137·  
北洋重地
- 第十章 ·149·  
武备学堂

- 第十一章 ·171·  
无双国土
- 第十二章 ·184·  
日本长崎
- 第十三章 ·197·  
玄洋道场
- 第十四章 ·210·  
初抵南洋
- 第十五章 ·222·  
泗水有木堂
- 第十六章 ·240·  
华校风云
- 第十七章 ·259·  
大清时报
- 第十八章 ·275·  
血染南洋
- 第十九章 ·300·  
炮轰泗水
- 第二十章 ·312·  
扭转乾坤
- 第二十一章·334·  
釜底抽薪

## 二十一世纪的公务员. 序章

“他勒日合拉!”徐一凡从一辆拉羊毛的东风大卡车里面跳下来,对着那个蒙古族司机说谢谢。

蒙古族司机一脸憨厚,手上还晃着徐一凡送他的中华烟。

“扎木单——塞因——牙巴!”(一路走好)

东风大卡车卷起烟尘走远了,徐一凡也将大包甩在了肩膀上,眯着眼睛看着眼前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徐一凡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南方人,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金融专业。才出校门就进了国家发改委当了公务员。他从小到大,总有些和身边的人格格不入的样子。这个社会让孩子从小就很现实,他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但是又没有强烈到那种为理想而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书和旅游上面。因为充足的运动,让二十四岁的他看起来结实矫健,一百七十六公分的个子也显得分外匀称,再加上一张很有书卷气的清秀面庞,让他的女人缘倒不是很差。

托国家公务员享有的年假福利,这个时候他又跑到了内蒙古,来看自己一个老同学。

远远地看见两匹马从地平线上出现,坐在地上的徐一凡摸出了包里的望远镜。自己这个老同学,还是那么老古董不懂得用手机,让徐一凡从托克托向北,在看到的第一个风力发电用的风车处等他,并强调不见不散!在这样辽阔的天地中的等候,是现代都市中,已经被手机束缚的年轻人所不能习惯的。

这时正是秋高草长的时候，天高云淡，阳光洒在草原上，点点野花摇曳，空气清新得简直可以装在罐子里当作商品出售。看着马背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徐一凡放下望远镜，摇着胳膊对着那里狂呼：“哟——荷——荷！”马上人听到徐一凡的呼叫声，加了一鞭子，那大黑马顿时扬蹄狂奔，马上人手里还牵着另外一匹黄马。转眼，马上人就来到了徐一凡的面前。马上一个粗壮的青年跳了下来，张开双臂和徐一凡抱了一下：“你小子倒还真是准时！”

徐一凡捶了他一把：“老子日你，我什么时候没准时过？现在老子算是赖上你了。这七八天，你看着办吧！”

那个粗壮青年哈哈大笑：“烤肉，马奶子，好马，闷倒驴，给你小子管够就是！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上马！”

这个粗壮青年，是徐一凡的同学，叫周详。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却比徐一凡还要理想主义再加上是个环保主义的狂热分子！当那些高干的衙内们成了新贵，周详却在毕业之后跑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干起了风力发电。除了工作，现代科技的东西能不沾就不沾。在大学的时候，周详就和喜欢历史的徐一凡最聊得来，两个人都不时冒些傻气，也都瞧不起那些除了教科书什么也不看，整天就是网吧泡妞的同学。徐一凡人在北京，只要一有空就跑到他这里来放松几天。

太阳已经移到了正中，几朵白云在地上投下的阴影正缓缓地向前移动，仿佛正追逐着大草原上两条小小的人马身影。除了风掠过草原的声音，就只有大自然最本来的面目。

徐一凡摇着马鞭，唱着荒腔走板的流行歌曲，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周详瞧着他笑道：“有对象了没有？”徐一凡哼了一声：“吹了，叫她放下架子适应我，不是她的习惯。要我去哄她，我又不乐意。现在的女人怎么了？为什么转眼咱们这里就变成了女权社会？女人有点姿色再加上年轻，就跟宝贝一样？”

周详哈哈大笑：“找三从四德，到古代去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个蒙古妞？在家丈夫最大，你游手好闲，喝酒跑马，她剪毛放羊挤奶养活你。”

徐一凡大笑：“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又漂亮又听话的！”

周详还在笑：“你改变社会的理想呢！大学的时候有口酒就胡说八道，指点天下，说该当如何如何。现在在哪个单位，还是那个脾气？”

这时换来的却是徐一凡的苦笑：“还脾气呢，再过两年，看见我就该死气沉沉了！这个时代，我们都是生错了地方啊！”

周详只是淡淡一笑，对这个狂放的同学加死党，他就像半个哥哥一样。该看透的，他早就看透。现在看来，自己这个好朋友，也快看透了。不过周详嘴上还是在逗他：“当年毕业喝散伙儿酒的时候，你不是对着大家发誓，女人就要找绝色，多多益善。这个社会，要按照你的理想改变。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醉卧美人膝，醒



掌天下权。不都是你的疯话？”

徐一凡看了一眼这面前的草原，对周详道：“你在这里你也知道，现在有些东西你挽救得了吗？锡林郭勒草原还剩下多少？北京边上就是巨大的沙丘。你在搞风力发电保护环境，却有更多烧煤的发电厂在兴建。你建那么多风车，还不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我想尽办法进了发改委，还不是图其中一个改字，结果呢？只能在这里和你说些疯话、屁话……我有野心，但是生活就是这么沉重。你是高干子弟，是衙内，但是不想待在那个新贵圈子。除了让自己内心觉得高尚一点，还能有些什么？”

风依然无言地掠过草原，两个满心不合时宜的年轻人面面相觑。两人最后一笑，放弃了这个本来就没什么意义的话题。周详笑着拉开话题：“到清朝？你还真有胆子。我记得那时封建集权体制也是登峰造极了吧？当清朝的曹操？一千年前可就没权臣了。你也真敢说。搁在清朝北京，几十万旗人一人一砖头就拍死你了！”

徐一凡哈哈大笑：“你是没看过现在流行的穿越小说，比这夸张的还多得是呢！曹操有什么稀奇？那个时代正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然怎么这么一个中央集权登峰造极的朝代就一下崩塌了，连点余烬都没有？如果从那时开始改变，总比后来这一百多年走得歪七扭八，步步是血要好得多！”

难得过过嘴瘾，徐一凡说得意气风发，可是也只能发发牢骚而已。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现在想想，自己活得怎么都像是一个笑话。还是回去之后，将书烧了，将自己的不合时宜都打包收起来，找个女人结婚过日子吧……当然，得好看点儿。

正在胡思乱想，情绪低落的时候。周详突然用马鞭指指身后，眉头也有丝奇怪的表情：“看后面那团乌云！”徐一凡扭头一看，晴朗的天空下，在背后的方向，居然翻卷起一团巨大的乌云。翻腾得像一团活物，隐隐有闪电在乌云缝隙当中闪起，似乎在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怪兽。这团奇异的乌云飞快地向北而来，可以明显地看见草原上明暗投影的交界。偏偏这乌云和周围晴朗的天色看起来完全不搭界。你翻滚你的，我晴朗我的，诡异到了极点！

乌云过处，还有大雨，长草偃伏。两个人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半晌徐一凡才喃喃地道：“这里是什么鬼地方？上演这种自然奇观给游客看？”周详也只顾看着逼近的乌云，愣愣地用马鞭虚画一个圈：“这块地方蒙古人传说叫作大鄂博……据说这里的鄂博堆都是当年成吉思汗亲手建起来的，早没有影子了。是蒙古人向天许愿的好地方，还说很灵……你许了什么愿了？”

徐一凡一拍马屁股：“许愿找七八个漂亮老婆！快走吧！淋湿了会得肺炎，这几天我就别想玩啦！”周详吆喝一声，也拨马就跑。但是那乌云来得如此之快，转眼就追上了两人的身影，大雨一下将他们全部淋湿。乌云下的风如此之大，两匹

马都不住地长嘶转圈，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劲风让徐一凡两人都张不开口，大雨让他们几乎也睁不开眼。透过狂暴卷动的雨幕，却看见乌云之外，竟仍然是一片阳光晴和！

正在莫名慌乱的时候，闪电突然劈下，在黑暗当中撕扯出一道道奇怪的形状，雷声就像在耳边炸响。两匹健马都卧了下来，长声嘶鸣，声音却给雷声掩盖住。徐一凡趴下来想朝周详靠拢，心道：鬼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看这个家伙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时却有一道闪电猛地在自己头顶劈过，徐一凡最后的感觉，就是自己根根头发都站立了起来：很好，很强大……老子也给雷劈过了……

公元2007年，国家发改委某小公务员徐一凡失踪。他的大学同学周详，无法解释他为何失踪的原因，正接受警方调查。

这是在哪里？乌云一层层地翻卷，将徐一凡眼前的山川大地变成阴暗的世界。一道道闪电撕破漆黑的长空，一张张面孔在眼前起伏，纷至沓来，不可断绝。更有一些奇异苍凉的呼啸，将天地充满。徐一凡似乎临于一条大江之上，看着白浪翻卷，波涛当中更有无数人头涌动。一条大江浩浩荡荡，却是在逆波而流！江边景物随着江水倒流而在不断地变幻，树木由枯而荣，人们由白发而变得青春。一切运行都是相反的。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眼前所有一切的景物都让徐一凡心惊悚动！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天际中回响：“我给你这个机会！”

## 大刀王五·第一章

鞭声响亮，车马辚辚。

口外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连天空在这个季节都显得分外的明亮深远。绿色的草原上，零星地点缀着一处处小小的蒙古包。白云也似的羊群，在山坡上流动。整个天地之间，就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在库伦一直通往绥远的官道上，行走着一队庞大的车马。一辆辆马拉大车上捆着满满的货物，马车上插着黑色的三角小旗，旗上都有个盛字。每辆大车上，除了车夫，还有一个精壮的后生，辫子盘在脖子上，挺胸凸肚地四下打量。车队四处都是精悍的骑手，卫护着车队，有背大枪的，也有挎短枪的。唿哨声音一声连着一声。

在大车队的中间，有十几辆马车和驮轿。拉车的都是膘肥体壮、油光水滑的挽马。坐在车辕上的车夫戴着红缨帽，穿着青布面的皮袄，在那里坐得笔直，得意洋洋地挥着鞭子。

护卫这些马车驮轿的人马更多。最醒目的就是一个个子矮小敦实的汉子，只有他背后背着一口大刀，阳光一照，反光耀眼醒目。这汉子满脸虬髯，但仔细一看，也不过才三十出头的年纪，两眼精光四射，骑在马上也显得气概大是不凡。车队的护卫都各安其位，就他有些闲不住，不停地策马从前面赶到后面，又从后面回到前面，双手也不扶缰。一匹三河健马纯用腿劲就给他催策得飞快。到处都激起一片欢呼：“五爷好马术！五爷好俊功夫！”

突然队伍里面传来一声喊：“左边草丛里有人！”

无数道目光顿时投了过去，有的骑士就伸手去摘背上的大枪。连这个五爷都是一脸警惕地看过去。

就见左边草丛里面，离官道不过三四十步的地方，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一下栽倒在草丛里面。几骑马就要奔过去看个究竟。五爷却唿哨一声：“二德子，给我捞过来！”

队伍当中顿时就冲出一骑，马上是一个光着头没戴帽子的青年汉子，手长脚长，看起来剽悍轻捷至极。他催马就奔到人影出现的地方，侧身滚鞍，并不下马就捞起一个人影，随即将那人搭在马背上。一切都在健马快奔当中完成，漂亮干脆至极。他冲着五爷大叫：“五爷，得着了！是个小喇嘛！”

说着就催马奔回车队，一群人围了上去，纷纷竖大拇指夸这二德子这一手玩得漂亮。马上那个人早丢在了大车上。仔细一看，果然是一个头发短短的小喇嘛，穿着的衣服古里古怪，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嘴唇已经干起了泡，闭着眼低低呻吟：“水……水……”

五爷策马过来看了一眼：“给他水！”二德子早跳下马来摘下水葫芦，才凑近这小喇嘛嘴边，他就下意识地抱着，咕嘟咕嘟喝了一半下去。

水一下肚，这小喇嘛长出一口气睁开眼睛，对了对焦距，四下看了一眼，又闭上又睁开，还低低地自言自语：“拍辫子戏？穿越？我他妈的怎么这么倒霉？”

二德子哈哈一乐，对着五爷道：“没想到还是咱们北京城的爷们！”

五爷却仔细看着这个满口京腔，喇嘛发型的家伙。虽然满脸灰垢，但是明显看出还是眉清目秀，细皮嫩肉的。他身上的衣服倒是像洋人一样分成上下两截，只是脏得不成样子，脚上的皮靴式样也古怪得很，倒有些像东郊民巷那些洋兵穿的。

这小子闭了一下眼，突然又疯了一样跳起来，四下张望，特别在每个人的辫子上看得最仔细。他左看看，右看看。大家也都盯着他古怪的举动。

最后才听见他嗫嚅地问，脸上的表情也是一种遇到了最荒诞的事情的样子。

“劳驾，请问……今年是哪年？”

大家互相看着都有些想乐，没想到救了这么一个怪人，都搞不清今年是什么年头了！五爷也忍不住呵呵一笑，摇着马鞭温和地道：“再给他喝点水，他怕是糊涂了。”

二德子笑着递水葫芦给他，却被他一把推开：“今年到底是哪年？”二德子有些恼怒，却被五爷示意让开。五爷对那小子笑道：“哪年？今年是光绪十八年！怎么，忘记娶媳妇儿的日子了？”

那小喇嘛模样的人顿时仰天就倒，栽在大车上，似乎还抽搐了两下，就差点吐白沫了。

“老天爷，你玩我啊！”

这个小喇嘛模样的家伙，自然就是徐一凡。

当他从那场噩梦般的雷雨下幽幽醒转，放眼过去，却是一片荒凉的草原。自己的马和包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周详更不见了影子，裤兜里的手机已经成了废金属块。

他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雷劈死，一边回头去找人。结果一路行来，除了草还是草，连个蒙古包也看不见。在原来的内蒙古草原上面，即使人烟稀少，但是放眼看过去，在这样好的视线下，还是能看到电线杆、输电塔在天边连成一线。但是现在，放眼过去，除了空旷还是空旷！他无数次爬上小丘去找路，但是都渺无痕迹，天地当中似乎就只有他一人。只有按照太阳的方向踉踉跄跄向南而行，他记得自己离托克托并不是很远，可是走到天黑还是什么都没看见。

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在野外两天了！又饥又累又渴的他终于忍不住晕倒。一醒转过来，看到的却是一群盘着辫子，穿着皮袍的家伙围着他。这些人背着式样古老的武器，围着车马组成的队伍，让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了一件最不可能的事情。

穿越！

光绪十八年啊……也就是公元 1892 年，离甲午之战还有三年，离庚子事变还有八年，离清朝灭亡还有十九年，离自己来的那个年代，还有一百一十五年。

这当真是再回头就是百年身啊。

这队人马对自己还不错，特别是那个面貌粗豪的五爷，将自己安置在一辆大车上。整个队伍又开始前行。徐一凡盖着一件皮袄，就躺在马车上昏昏噩噩地看着头顶苍远的天空。

现在自己最盼望的是什么？是那个五爷突然过来，一下撕开脸上的人皮面具，原来是周详在对自己坏笑：“吓到了吧，这个安排够不够刺激？别傻了，现在还是 2007 年！”

但是看着车队周围那些剽悍轻捷的车夫骑手，那些晃动的大辫子。徐一凡也知道，周详没办法安排这个惊喜给自己看。

他现在也根本没有心思想自己该怎么做，该怎么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以前总是设想穿越之后的豪情壮志、指点江山早就没有了踪影，只剩下一阵阵的茫然和害怕。

自己好不容易买到的明年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也浪费了……

车子摇晃当中，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笑声，然后就看见一张比花还要娇艳的面容出现在面前。

嗯……也许这张脸是脏了一些。但是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修长的眉毛，组成了一张有些像徐一凡很喜欢的一个叫梁洛施的香港女明星的俏丽面孔。

徐一凡顿时精神一振，翻身坐起，从上看到下。

就看见一个个子高高……只怕和他差不多高的女孩子骑在马上。她穿着一

件棉袍，即使这么鼓鼓囊囊没线条的衣服也能看出她身材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至极，该苗条的地方纤瘦如削。一双长腿眩目已极。除了那条很乡土气息的大辫子，在他那个时代，也是出色已极的美人！

就听见大美女看着他直乐：“你是不是喇嘛？听说你连今年是哪年都忘记啦？是不是遇着马匪，给吓成这样的？”

徐一凡坐在车上，连赶车的车夫都回头对他笑。他讷讷地解释：“我……我不是喇嘛。”

“那你头发怎么这么难看？除了和尚，谁还这样剪头发？”

看着美女巧笑嫣然，策马跟着他并排而行，徐一凡皱皱眉头，这个时候，也只能编造来历了：“我是遇上了马匪，辫子也给他们砍断了……这个理由行不行？”

小美女还想说什么，就听见一个声音恼怒地大喊：“二丫！我怎么跟你说女镖师的规矩？路上能和男人说话吗？当心阴人冲犯！还不给我一边儿去！”正是那个捞徐一凡过来的二德子的声音。

转头一看，二德子紧紧跟着五爷，策马过来。那五爷好像也很不以小美女的行为为然，沉着一张脸。美女给骂得眼圈一红，调马转头就走。

那五爷过来，在马上朝徐一凡拱拱手：“兄弟，这么说，你是遇上了马匪？”

也许是看到了美女，徐一凡的脑子分外清楚，赶紧就坡下驴：“是……是！我是做小买卖的，结果在草原上遇上了马匪，什么都丢了。逃出来才遇上各位，还没谢谢这救命之恩呢。请问这是……”

五爷呵呵一笑，很有些豪气干云的样子：“别说什么救命之恩，兄弟，既然遇上了会友镖局王五，你的事情我就管到底了。这是咱们保的一趟货镖，是从口外回绥远的。听你口音也是北京城天子脚下的爷们儿，正好和咱们一块儿回北京。你遇上这个事儿，家里人够多么担心不是？”

徐一凡一震，他看着这位五爷。心里面转着一个名字，终于试探着问出来：“敢问，您是不是就是那位……大刀王五？”

二德子在背后笑道：“你也知道王五爷的威名！”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末第一豪杰，戊戌变法当中谱写了多少传奇的一代大侠。广西名将苏元春的结合拜兄弟，谭嗣同的忘年交。在满清十九世纪末那场奇异而多少有些滑稽的变革当中，他给政治深沉的黑暗多少增添了一些侠肝义胆的亮色。

大刀王五！

徐一凡的眼睛已经有些放光了，不错眼的只看着他背后的那柄大刀。据说他师承是满清著名的太监高手董海川，一手八卦掌无双无对。内外兼修，三皇炮锤也打得是掷地有声。那他大刀是什么家数？好像书上没提过……八卦刀？

武林高手啊！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位王五爷仗义疏财，扶危解困也是天下闻名的。他的会友镖局不知道养着多少闲汉。自己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异时空穿越客，遇上了他，既然前无出路，是不是就能吃上他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对着这位正在散发王霸之气的王五爷纳头便拜？

正在想来想去的时候，王五却哈哈大笑，果然豪气非凡的样子：“什么威名，不过是朋友抬爱。既然都是四九城的爷们儿，咱们客气话也别说了。兄弟这一路跟着我就是……”他沉吟一下：“兄弟，打听一下，劫你的辮子，有多少人，离这里多远？”

徐一凡一怔，睁着眼睛胡说八道：“也就是五六个人，离这里也远着呢……”

王五身后的二德子笑道：“五爷，咱们会友镖局这次来了几十号人枪，加上大盛魁百来号人马，谁敢打咱们主意？五爷的威名，口内外谁不知道？”

王五哼了一声：“这次大盛魁孙掌柜拜托咱们跟这队货镖，也有几十万的物款。加上乌里雅苏台将军的四太太一行……江湖再老，也得处处当心！吃咱们这碗饭，栽不得跟头！和你妹子说一声，叫她跟紧四太太的驮轿。女镖师走镖，那是有规矩的。不能和男人说话，不能四处晃荡。要不是看你们爹的面子，这次说什么也不带你们出来！”

刚数落了自己手下两句，转头却又向徐一凡微笑：“兄弟，你才遭难，身子骨怕是弱。这大车上面就不要躺着了……我还有辆驮轿，你上那里歇着。要茶要水，尽管向二德子言语声。”

说罢也不顾徐一凡说什么，那二德子一把就将徐一凡夹了起来，放到了队伍中间一辆空的驮轿上面，丢进去就放下帘子。车辕上除了车夫竟然又站了一个伙计。连掀帘子都不让。

徐一凡呆呆坐在颠簸的驮轿里面，这下才反应过来。这王大侠也还是在防着自己呢！担心他是马匪的探子！

想到这里，忍不住就在漆黑的驮轿里面苦笑一声。如此也罢，也就当好好休息了……

车队晃晃荡荡的不断前行，徐一凡躺在那里也是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想得越多，越觉得这一切都那么荒谬。

生活在原来的时代，身后有家人，手头有工作，银行卡里面有存款，身边的一切都那么熟悉。说起穿越的话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正来到这个年月，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自己身无长物，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这种空荡荡四处无依的感觉就可以把人逼疯！

原来活生生的穿越，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绝望。

谁还以为穿越好玩儿的，你给老子来试试！人本来就是一种社会动物，将一个人活生生地从他已经熟悉了一辈子的社会当中生生割裂开，天地当中似乎只有

自己这么一个异类。什么雄图霸业，什么指点江山，什么改造时代，都一边儿玩儿去！

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该怎么生存下去！

胡思乱想一阵，当然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突然又想到那个小美女镖师。徐一凡忍不住又发了一阵呆。

半梦半醒的，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就听见车队前后一阵吆喝。一声接着一声，然后自己坐的驮轿也停了下来。正疑惑的时候，帘子一把被掀开，就看见二德子那张脸出现在面前。这小子对徐一凡可没有那么客气，皱着眉头招呼：“下来吃饭！还真把自己当爷了？”

徐一凡苦笑一声，慢腾腾地跳下驮轿。这种没有避震系统的老式马车，一天颠簸下来，浑身早就酸痛得不像自己的。

车队果然停在了官道上，暮色已经开始笼罩草原四处。繁星点点，星空壮丽得似乎要将天地间一切都包裹在怀里。草原的夜风清醒已极，连人马的大呼小叫，都有些像深沉的咏叹调。篝火已经一处处的点燃，火堆上面都架上了大锅，一块块干肉丢了下去。小铁壶吊在火堆上，茶砖的味道一阵阵飘来。

极目四望，天上地下，都是苍茫寥廓。

如果说穿越有什么好处，大概就是这么一点了吧。

二德子领着徐一凡，朝一个火堆走去。徐一凡打量一下车队，长长的和一条蛇一样横在官道上面。他忍不住有些好奇：“这位……德哥，你们就这样过夜？”

二德子横了他一眼：“镖局的规矩，一车连一车，趟子手守夜，镖师爷们巡查。咱们横在官道上怎么了？这里又不像口内，挡不了人家的路！”

徐一凡挠挠头，他以前看一些书籍，美国开发西部，南非布尔人迁徙，也是这样大队大队的车马。但是人家过夜的时候都是围成一个圆圈。车子就是现成的堡垒。可没有这样摆一条长蛇阵的。

他想着就比划了出来：“干嘛不围一个圆圈……车子在外，马匹在里面……”

火堆周围的趟子手爆发出一阵笑声，就属二德子笑得最大声。笑完还一脸鄙夷地道：“看来你是吃不了咱们这碗饭！镖师爷们讲究的六战，车战第一。一边策马拖车冲路，一边白腊杆子扫四面……围成一圈，等着挨打？保的官宦人家车马，能和货车在一个圈子里面？”

他手一指，果然在车队当中，有几辆大车明显在这条长蛇阵中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前后的车马，离他们都远远的。那里骑马护卫左右的镖师爷们也最多，背着大刀的王五，就站在那里，和几个镖师在低声说着什么。

二德子指着那里：“咱们保的除了大盛魁的这百多车货，还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的四太太归宁。人家乐意和伙计凑在一起？咱们也要离女眷远远儿的！找地方坐下吃你的吧，咱们会友，用不着你指手划脚！”



冷兵器时代的思路，你身上还不背着铁坂开司的大枪？徐一凡把这话噎了下去。镖局这些老规矩，热兵器时代有没有变化，反正他也不知道。反正是碰不着几千号印第安人……不过这二德子身上的那支单发后装的老式步枪，他看着早眼馋好久了。古董啊！作为一个兵器迷的热血简直在沸腾！

他不自觉地又朝那位乌里雅苏台将军四太太的车队看了一眼，却意外发现一个轻盈的身影跳下车辕，正是那个个子高挑的镖师小美女。看她站在地上，比王五爷还要高半个头。

这小妞的身材，也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啊！

王五似乎也注意到了他，远远朝二德子招手。二德子一扯徐一凡，很不客气地拉着他就奔王五过去。

等走到面前，王五迎过来对着徐一凡笑道：“爷们儿，怎么样？缓过来没有？”

徐一凡苦笑：“好多了，多谢五爷。”王五一摆手笑道：“外场人不说老娘们儿话，就在这儿吃点。怕你也是饿得很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徐一凡总觉得依旧笑得爽朗的王五，眉宇间总藏着一点忧色，但是他又怎么好多问。他目光左转转右转转，却看到那小美女在理着拉车的骡子笼头，将料袋套在骡子嘴上。看见徐一凡贼眉鼠眼地打量他，格的一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想起五爷在这里，徐一凡赶紧就扭过头去。

王五咳嗽了一声，一个伙计赶紧过来将徐一凡拉开，就在路边火堆上，和几个下人模样的坐在一起。有人递给他一张饼加一碗肉汤，顺便在他身边坐下监视。这反正也是应有之意，加上的确饿得很了，徐一凡只是埋头吃喝。

王五站在那里，目光沉沉地看着远处。半天不说一句话。二德子低声道：“五爷，是不是担心这小子？我也觉得他路数不对，来得太古怪了一些……”

王五一摆手：“我不担心他，口外这样跑单帮落难的人多了去了，得帮一把是一把。小心一些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着有些不对……”

二德子一怔：“怎么？”

王五摇头：“会友从我爹起就走口外，从没栽过跟头。这次货太重了……一路上，连小股的辮子都没看见，味道不正啊……叫弟兄们，这些夜里多留点神。到了绥远，大家发双红。”

看着王五神色凝重，二德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才笑道：“刚才这小子说了一个笑话儿，说咱们为什么不把车队圈起来……”

王五眼睛一亮，捏着胡子示意二德子住口，沉默一会儿就抬起头来，撮唇唿哨一声。周围的镖师趟子手都抬起头看过来。王五一招手，也不敢留在四太太车队这边，招呼大家走到一个空旷处。镖师都赶了过去，连坐在徐一凡身边的那个镖师也起身赶去。

徐一凡可没留意到这些，他饿狠的人了，只顾埋头吃喝。旁边那几个穿长衫